

三毛 主编

奇情悬疑推理

钟

张伯权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英) 阿嘉莎·克莉

52
2.39

精粹



三毛 主编

钟

(英) 阿嘉莎·克利丝蒂 著
张 伯 权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冯光美

版式设计:晨 风

钟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字数:188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075—0222—8/I·63 定价:5.80 元

出版缘起

二五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

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序 幕

九月九日的下午，一如平常的下午，没有两样。任何人对于那天即将发生的不幸，毫无一丝预感。（除了一人例外，那就是位在威尔布郎姆胡同四十七号的巴克太太，她对于预感特别有一套，每次她心头觉得一阵怪异之后，总要将那份不安的感觉，详详细细地描述一番。但是巴克太太住在四十七号，离开十九号甚远，那儿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干，所以她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去做什么预感。）

“加文狄希秘书打字社”社长 K·玛汀戴小姐。九月九日是是个沉闷的日子，和平常一样。电话声和打字声交错或相叠，今天的工作平平，不缓不急，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发生。一直到二点三十五分，九月九日还和平常的日子一般，没有两样。

二点三十五分，玛汀戴小姐按了对讲机的通话讯号，外面办公室里的伊娜·布兰特将口里的太妃糖推到颊侧，以她惯有的浓重的呼吸声，外加一点鼻音回答：

“什么事？玛汀戴小姐。”

“哦，伊娜——我跟你说过的，不要这样子接电话，说话时声音要清晰，呼吸要均匀，压低。”

“对不起，玛汀戴小姐。”

“这样听起来好多啦，只要你肯试，就可以做到的。请叫雪拉·威伯进来。”

“她出去吃中饭还没有回来，玛汀戴小姐。”

“喔，”玛汀戴小姐的眼睛扫了桌面的时钟一下。二点三十六分，整整迟到了六分钟。雪拉·威伯这一向愈来愈松怠了。“她一回来就叫她进来。”

“好的，玛汀戴小姐。”

伊娜将太妃糖卷回舌头中央，愉快地吸吮着，然后继续打字。那是亚蒙·列文先生所写的“裸爱”。硬邦邦的煽情故事，一点也撩不起她的兴趣——一如列文先生大多数读者的感觉一样，尽管他写得非常卖力，举世再也没有比沉闷的色情文学更令人沉闷的了，他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封面虽然艳丽，书名虽然惹人想入非非，售卖的情况却是一年比一年差。上次的打字费已经催过三次了。

雪拉·威伯打开门，进来，微微喘着气。

“红毛猫在找你，”伊娜说。

雪拉·威伯扮了个鬼脸。

“运气真好——偏偏挑上我迟到的日子！”

她将头发摩挲平滑，拾起拍纸簿和铅笔，轻轻敲着社长的门。

玛汀戴小姐从桌上抬起头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一眼看得出是个讲求工作效率的人。淡红色的头发，前头高高的梳起，又因为教名叫“凯瑟琳”(Katherine)，便得了“红毛猫”的绰号。^①

“你迟到了，威伯小姐。”

“抱歉，玛汀戴小姐。因为碰到路上交通拥挤的缘故。”

“每天的这个时候，交通都是拥挤的，你自己应该把握

^① Katherine 和 Cat 谐音。

好。”她看了一下自己的拍纸簿。“一个叫做佩玛繻的小姐打电话来，三点钟的时候需要速记员。她特别指名要你，你以前替她做过吗？”

“我记不得，玛汀戴小姐，至少最近没有。”

“住址是威尔布朗姆胡同。”她表示质问地停顿半晌，但雪拉·威伯摇摇头。

“我记不得曾经去过那儿。”

玛汀戴小姐瞥了一下时钟。

“三点钟。你可以从容应付的。下午还有别的约会吗？”她垂下眼睛，看看肘底下的约会簿。“普迪教授五点钟在麻鹬旅馆。在此之前你一定要赶回来，如果赶不及，我会派婕妮去。”

她微微点头示意，雪拉便退出，回到外面的办公室。

“有什么趣闻吗？雪拉？”

“还不是像这些天一样的沉闷，没有变化。威尔布朗姆胡同有个老小姐要我去，五点钟还有普迪教授——都是一些老古董！真希望有时候来点什么令人兴奋的事。”

玛汀戴小姐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雪拉，我忘了告诉你佩玛繻小姐的留话。如果你到那时，她还没有回来，你就直接进去，门没有上锁。进去后，在廊道右侧的房间里等候。你记得吧？还是要我给你写在纸条上？”

“我记得住，玛汀戴小姐。”

玛汀戴小姐折回她的私人办公室里。

伊娜·布兰特从椅子下摸起一只俗丽的鞋子，细细的鞋跟已经悄悄地脱落了。

“喔，我怎么回家呢？”她伤心地说。

“啊，不要大惊小怪，我们会帮你想法子。”一个女孩子说着，又继续打她的字。

伊娜叹了一口气，换上新的一页：欲望紧紧地将他攫在手掌中。他的手指狂乱地撕裂她胸前的薄纱，然后将她推倒在沙发上。

“该死！”伊娜说着伸手去取橡皮擦。

雪拉拎取手皮包走了出去。

威尔布朗姆胡同是由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位维多利亚建筑师所设计的，宛如人间幻境一般，弯弯地呈半月形，两排花园洋房，背对背。这种格局，若非熟悉这里地理环境的人，是十分麻烦的事。如果你先找到外面一整排的房子，便找不着门牌号码较小的在哪里，但如果你先撞进内侧的房子，你又找不着号码较大的。每个人家都有设计精巧、干净整齐的阳台，看起来挺体面的。表面上看来，它们尚未受到现代化的侵染，然而一旦走进厨房和浴室，便可感觉到像风一般急速的变化。

十九号并没有任何特异之处。整洁的窗帘，擦得闪亮的铜门手把，门前小径两侧栽着平常的玫瑰。

雪拉·威伯推开草坪前的铁栅，走到前门口，按铃。无人应声，等了一、两分钟之后，她依照指示扭转门把。门打开了，她走进去。廊道右手边的房门半掩着，她敲了几声，等待，然后推门而入。那是一间相当舒适而平凡的客厅，只是对现代的口味而言，似乎布置稍嫌繁琐。室内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琳瑯满目的时钟：一座老爷钟兀自在角落里滴答响着，一只德国瓷钟摆在炉架上，一只旅行携带用的银钟立在书桌上，靠近壁炉的书架上则摆着一只镀金的小钟，窗边桌上则是一只褪色的皮革制闹钟，钟的一角有“ROSEMARY”几个

字①，镀金的字母已经剥落。

雪拉·威伯看见书桌上的时钟，心头不禁一愣。钟面的时间正是四点十分过一点。她的眼光凝落在壁炉的那只时钟上，也是一样的时间。

突然雪拉的头顶上咻地发出咔嚓一声，使她吓了一跳。墙壁上挂着一只木刻时钟，一只布谷鸟从小洞里探出身子，大声而果断地向外宣布：布咕，布咕，布咕。刺耳的声调仿佛带着威胁。而后，啪嗒一声，布谷鸟又消失了。

雪拉·威伯勉强牵出一丝微笑，绕过沙发的一头。突地，她整个人宛如触电一般地抽僵起来。

地板上躺着一个男人，双目半合，眸子若死鱼之珠。在他深灰色西装的正面，有块浓浓黑黑的渍印。雪拉僵着身子，机械似地弯下来，摸摸他的脸颊——冰冷——手，也是一样……再摸触那湿湿的一块，猛地把手抽回，倒抽一口大气，眼睛睁得滚圆瞪着自己的手。

就在那时，最外面的铁门咔嚓出声，她情不自禁地扭过头，从窗子望出去，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匆匆自小径走进来。雪拉木然地咽下口水——她的喉咙好干。她愣愣地站在原处，呆若木鸡，嘴里叫不出声音……只是失神地凝视前方。

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妇女走进来，手中拎着购物袋。她的头发灰蒙蒙的，呈波浪状，自前额向后梳，一双蓝眼睛，大大的，很美。眼神凝落在雪拉的后方，仿佛看不见似地。

雪拉模模糊糊地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咽哑得几乎听不见。那双大蓝眼扭向着她。那女人厉声问道：“谁啊？”

① “迷迭香”，西俗用以象征忠实、贞操、记忆等。

“是——是我——”当那妇人旋风般绕过沙发背后向她走来时，雪拉勉强挤出了这两个字。

然后，她尖声嘶叫：

“啊——不要，不要……你会踩到了他——他……他死了……”

第一章

柯林·蓝姆的叙述

根据警方的记录：九月九日下午两点五十九分，我沿着威尔布朗姆胡同，向西而行，我是第一次到那地方去，说实在的，我被搞得头昏脑转。

好几天来我心里一直有种异样的感觉，而且一天比一天强烈，似乎无法清除。我当时的心情就是那样。

我要找的门号是六十一，然而却遍寻不着。我仔细地找了一找到三十五，到了三十五号，威尔布朗姆胡同便终止了，横在前面的是一条叫做阿尔巴尼的大道。我又回头。北方没有房屋，只有一堵墙，墙那边是现代化的高楼，显然入口处在另一条路，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我一边走着，一边抬头注意门牌：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戴安娜寄宿舍”（大概就是二十号罢，大门口的门柱上有只橘色的猫正在舔着脸），十九——

十九号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个少女，神色仓皇地奔驰于小径上，仿佛天空落下炸弹，夹着惊心动魄的尖叫声，其状甚惨。那少女冲出铁门，与我撞个正着，几乎把我撞出人行道。她不仅撞我，还紧紧揪着我——疯狂地拼命揪着我。

“镇静一点，”我恢复了平衡，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摇晃着她。“不要慌，冷静下来。”

那少女好不容易镇定了下来，虽然仍旧揪着我，但已不

再尖叫，只是喘着气——呜咽啜泣起来。

我必得承认，我那时候的反应不够机敏，我问她是否有什么问题，话说出口，才省悟到问得实在没力气，立即改口。

“出了什么事情？”

那少女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里面……”她指指身后。

“怎样？”

“有个男人躺在地板上……死了……她会踩到他。”

“谁会踩他？为什么呢？”

“我想——她是个瞎子。那人身上有血。”她垂下头，松开一只手。“我身上也有血，瞧，就在这儿。”

“啊，是血，”我说着，注视着衣袖上的污痕，“我也沾上了。”我发出一声叹息，考虑着情况。“你最好带我进去看看，”我说。

然而她却浑身颤抖得厉害。

“不行，不行……我不要再进去。”

“也许你说得对。”我环顾四周，看不见适合安置这半瘫的女孩的地方，只好缓缓扶她坐下，让她背靠着铁栏杆。

“你在这里等我，”我说，“我马上回来。倘若你觉得头晕不舒服，不妨把头搁在两膝间。”

“我——我想现在没有关系了。”

她虽然这么说，似乎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我不能再和她多拖磋，便在她的肩头上鼓励地拍了一下，然后疾步走上小径。我经过前门，进入屋内，在廊道里趑趄片刻后，先探视左边的房间，发现是一间空餐室，便返身走进对面的客厅里。

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灰发中年妇人坐在椅子上。当我踏入室内时，她立即扭过头问道：“谁？”

我当即发觉那妇人的眼睛是瞎的。她的眼睛虽然直接向
我这边看来，焦点却落在我的左耳后方。

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

“有个年轻女人奔上街头，说这儿死了一个人。”

我把话说了出去，觉得有些荒唐。这样干净整齐的房间，
一个坦然冷静的妇女两手交叠地坐在椅子上，看起来似乎不
可能会有死人。

但她立即回答：

“就在沙发后面。”

我绕过沙发的一端，赫然看见——张开的手臂——呆滞
的眼睛——凝结的血渍。

“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发觉自己的唐突。

“我不知道。”

“那么——这人是谁呢？”

“我不清楚。”

“我们得通知警察。”我环视四周。“电话在哪里呢？”

“我没有装电话。”

我向前走上一步，盯视着她。

“你住在这里？这是你的房子？”

“是的。”

“你能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吗？”

“当然可以。我从外面买东西回来——”我发现靠近门
口的一张椅子上搁着一个购物袋。“我走进这里，立即发觉室
内有人。瞎眼的人，对这种事是十分敏锐的。我问是谁，没
有回答，只听见急促的呼吸声，于是我便向发出声音的方向
走去。然后不知是谁尖声叫道，大约是说有人死了，我快要
踩到他。然后那人擦过我的身边，一边尖叫地夺门而出。”

我点点头，她们两人所说的并无冲突。

“然后你做了什么呢。”

“我小心地摸着路，直到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跪下来，摸到一样东西——一只男人的手，冰冷的——没有脉搏……我站起身，走过来这里，坐下——等待。我想，及时就会有人来的。那年轻女人，不论她是谁，她会去向人求救示警的，我最好不要离开这房子。”

这妇人的冷静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她没有尖叫，也没有惊慌失措，跌跌撞撞地奔出房子。她冷静地坐着等待，这是明智的举动，但我们仍然必须采取行动。

她声音中带着质疑：“你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叫柯林·蓝姆，刚巧经过这里。”

“那年轻女人在何处？”

“我让她靠着大门边的栏杆坐着，她被吓得六神无主。最近的电话在哪里？”

“走下街大约五十码处，就在转角前方，那里有个公共电话亭。”

“是啦，我记得经过它。我这就去打电话报警，你会——”我迟疑半晌。

我不晓得要如何措辞才好，要说“你会留在这里吧？”或是“你觉得还好吗？”

倒是她为我解决了难题。

“你最好把那女孩带进屋子里来。”她果断地说。

“不知道她肯不肯，”我没有把握。

“当然不是叫她进这房间来，你把她安置在对面的餐室，告诉她我正在替她沏茶。”

她起身，向我走来。

“可是——你做得来吗？——”

她的脸上绽出微笑，微微带着冷峻的神色。

“亲爱的年轻人，十四年前——从我搬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我便在自己的厨房里为自己准备三餐。眼睛瞎了，并不必然表示没有用。”

“对不起，是我愚蠢。也许我可请教大名……”

“蜜勒莘·佩玛繻——小姐。”

我走出大门，踏上小径。那女孩抬头望着我，挣扎地想要站起来。

“我——我想现在好多了。”

我扶她起来，一边高兴地说：“好极了。”

“那——那屋子死了一个人，是不是？”

我随即点头。

“一点不错。我正要去打电话报警，如果我是你，我会在屋子里等一等。”我把说话声提高，以防她马上反驳。“到餐室去罢——进去时左手边的那房间。佩玛繻小姐正在为你沏茶。”

“那个人就是佩玛繻小姐啊？她是瞎子？”

“是的，这件事对她也是十分可怕，但她表现得十分冷静、明智。来罢，我带你进去。在你等待警察来到之前，喝杯热茶是有益的。”

我搂着她的肩膀，半推地伴着她踏上小径。我把她安置在餐桌边，妥当之后，立即又赶着去打电话。

一个冷冷的声音说：“克罗町警察局。”

“请问哈卡斯特探长在吗？”

那声音谨慎地回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请问贵姓大名？”

“告诉他，我是柯林·蓝姆。”

“请稍候。”

我等着，然后狄克·哈卡斯特的声音响了起来。

“柯林吗？好久不见了。你在哪里？”

“克罗町。说精确一点，我在威尔布朗姆胡同。十九号房子的地板上躺着一个死人，我看是被刺死的，死了大概有半小时之久。”

“谁发现的？你吗？”

“不是，我只是无意间路过而已，突然有个女孩没命地飞奔出来，几乎把我撞倒。她说地板上躺着一具死尸，一个瞎眼妇人就要踩到他。”

“你不是在寻我消遣吧？”狄克怀疑地问我。

“这事听起来确是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如此。那瞎眼妇人是蜜勒莘·佩玛繻小姐，房子是她的。”

“要踩到尸体的人就是她吗？”

“其实情况并非所说的这个意思，事情大概是这样，因为眼睛瞎了看不见东西，所以不知道他躺在那儿。”

“我马上就把一切准备好，你在那里等我。你把那女孩怎么处置了？”

“佩玛繻小姐正在为她沏茶。”

狄克说，听起来似乎蛮舒适的嘛。